

<<生命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命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2436

10位ISBN编号：7506362430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李佩甫

页数：433

字数：37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生命册&gt;&gt;

## 内容概要

“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 作者简介

李佩甫，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等，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等

## &lt;&lt;生命册&gt;&gt;

## 章节摘录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

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

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

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

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

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

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

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

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

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

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

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

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

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 &lt;&lt;生命册&gt;&gt;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

暗语很多。

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

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嗨”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

那“刺猬”背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

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

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

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

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

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

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

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

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

再称，五十二斤半。

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

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

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称了草后，大队会计见她上草筐就走，神色似有些慌张，遂起了疑心，就悄悄地跟着

她……到了她家的院子，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衣裳的下面，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

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

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

老姑父听了，碗往地上一放，说：走。

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

可他走着走着，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囍”字，却又站住了。

老姑父摇摇头，笑着说：算了。

没过三天，还算是新媳妇呢。

改天还要回门……算了吧，下不为例。

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忍不住都笑了，也就作罢。

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

有人说：这女人，真不主贵。

在平原，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这是风俗。

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说来还算是体面。

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下身是毛蓝裤子，这女子个小屁股大，那裤子像个兜子，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

两人一前一后，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

两人一进饭场，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

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喷了一嘴饭……两人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又去看各自的身上，看来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

虫嫂竟不怯，对着饭场的男人说：笑啥呢？

没见过串亲戚？

## &lt;&lt;生命册&gt;&gt;

尔后又低声对老拐说：走，赶紧走。

老拐走不快，说：不慌。

不慌。

众人又笑。

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离无梁只有六里地。

不久，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

那两封点心，匣子是空的，还有那封贴，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

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为了体面。

传话的人说，虫嫂的娘当即哭了。

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那老拐都穷成这样？

真是把闺女害了。

咋嫁个这人？

闲话传回村里时，村里人不怨老拐，只说这女人假气。

都说：呸，那玉米还是偷的呢。

她就是个“虫儿”。

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

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

就为这件事，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

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

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最初，人们戏称她为虫嫂。

也不仅仅是蔑视，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

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

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

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

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

我会。

就是轱辘把儿太长了。

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

可她不会编席。

她是无梁村唯一不会编席的女人。

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

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

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

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

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

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

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

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

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糁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

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

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

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

## &lt;&lt;生命册&gt;&gt;

却被老姑父否决了。

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再说，没有多久，虫嫂就怀孕了。

挺着个肚子，也编不成席了。

所以，她每每走出来时，身上总挎着一个草筐子。

她身子重，走路一挪一挪，走走歇歇，很艰难的样子（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那草筐是双底的。

她身上还缝了很多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口袋）。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

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

她说，没事。

我皮实。

等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谷子、芝麻、豆下来了。

打场时，虫嫂每天抱着吃奶的孩子到场里去晃一晃。

接连几天，就被人盯上了。

于是干部们在场边上拦住了她，在她的袖筒里、孩子的肚兜里，还有鞋窠舀里各倒出了半斤芝麻和黄豆！

罪证终于查到了，就罚她在场里的石碾上站着，问她为啥偷芝麻？

她说：孩子饿了。

人们问她：你呢？

你不饿？

她说：也饿。

人们说：饿了就偷？

她竟说：叔叔大爷们，饶了我吧。

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竟一声声地喊人“叔叔大爷”，喊得人一怔，心也就软了……人已一贱到底了，“叔叔大爷们”听她这么求告，又看她如此小的身量还抱着个孩子，也就放过她了。

说：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就此，“小偷”的名义已坐实了。

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

据说，每次生孩子，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问：全活么？

接生婆怔了，说：啥？

她说：查查胳膊腿啥的？

接生婆告诉她：全活。

她这才松一口气。

她个小，生怕生下的孩子“不全活”。

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

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

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

她生了一群“国”。

她说是“国家”的“国”。

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

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抵在孩子的嘴里。

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

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

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



## &lt;&lt;生命册&gt;&gt;

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

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

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

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

她说：痒。

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

她说：真是痒。

我胳膊窝儿有痒痒肉。

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

她先说：要。

又说：不要。

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

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

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

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

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

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

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

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

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

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

的“鼻就”。

人们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

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

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

人问：你有啥用？

她说：头绳太费了。

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

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

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

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

她家细粮少，红薯多。

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

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

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

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

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

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

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

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



## &lt;&lt;生命册&gt;&gt;

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

老拐也不吃。

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

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

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

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

她就站出来。

村民起哄说：看不见。

看不见哦！

于是，就让她站高些。

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

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

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

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

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上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

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

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

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头用的，一共三道儿。

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

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

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

……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

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

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

一到晚上她就异常地兴奋。

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

有人说，她真是土命。

连土地爷都佑她。

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

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

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

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

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

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

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的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

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

## &lt;&lt;生命册&gt;&gt;

的。

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

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

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

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

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

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

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

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

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

你见过鬼么？

我说：没见过。

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

我说：咋当？

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

接着又问：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可我怕。

老姑父拍了拍我的头说：没事，有我呢。

尔后，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

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

可是，等了很久之后，才听玉米地里传出了沙沙的声响……老姑父揪了我一下，说：看，出来了。

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

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爹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

是人。

是虫嫂。

……

## 编辑推荐

一个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 以简单写复杂，以黑暗照见光明 以欲望的轻为灵魂的重作证  
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

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

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